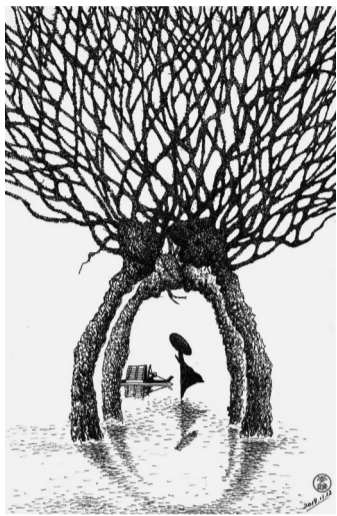


□本报记者 张峥嵘

守单车棚的画家



守单车棚这事,跟守门卫一样,重在一个守字。

“守”,一要耐得住寂寞,二要非常有毅力。有了这两样,天长日久,不同的人倒守出了不同的结果。一种人,傻子一样只盯着门,于是,一直只有门。有的人不一样,会自己寻门乐子去解闷。例如有一位保安,没事时天天看美剧,后来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。岳纺有一位守单车棚的师傅画钢笔画,最后画得那是争相传诵。

乡村写生的少年

听很多人说岳纺单车棚有一个画家,寻访到家属区靠塘边一栋破旧的棚子,看到坐在不足6平米值班室的李雄时,以为大家开了一个玩笑。

李雄给人的第一印象,外表其貌不扬,矮矮胖胖,憨厚木讷,除了满脸的笑容有些特点外,简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。看到他不声不响搬出的几大本自己近30年来的钢笔画作品,刚翻开几页,一幅幅透着深厚功底的画,让人不约而同地说了句:“真是人不可貌相”。

55岁的李雄,只是岳纺一名普通工人。童年的时候就喜欢涂涂画画,一直长成少年,没有拜过师,兴趣相投结交了几个同样爱好的朋友,几个人在临湘村落四处写生,这样画了几年,便画得像模像样起来。

到初中时,他的画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赞扬,家人便将他推荐给了当时临湘市文化馆的叶泽雄老师,这是李雄第一次拜师,也是最后一次。在叶老师这里,他开始从素描学起,虽不是从师专业画家,但从叶老师那里打下了点基本功。学了两年,1976年毕业后,李雄便下放到了临湘市聂市林场。林场树木茂盛,绕过一片生机勃勃的绿地,进入林间深处,一栋

小木屋就是林场的宿舍。李雄寻到了一个最好的写生地,就在这个上天赐予的世外桃源,生活了两年。

过了三十几年,他现在的画作里,仍然有林场的山山水水,可见喜爱自然的他,那几年林场的生活,已经融入到了他的骨子里。

在林场两年,他一有空便满山沟画油画,画得如痴如醉,留下了无数的作品。1979年,李雄到广州省军区独立师一团当了一名新兵。有才总有用武之地,刚进部队,他办的墙报被领导赏识,调入了当时很多老兵都争着想去的电影放映室。放映室很忙,但他没有放下过画笔,没什么目的性,就是喜欢,脑海里一有灵感马上画一幅,没事一拿起笔脑海里也便有图形成,似乎就是为画画而生,一拿起笔,便进入了忘我的境地。

同事眼中的另类

他也没什么目的性,纯粹业余爱好,从部队转业至临湘市,再从临湘市调入岳纺,几十年如一日地画。

1983年,李雄进入岳纺保卫处上班,工资并不高,除掉生活开支,所剩无几他都买了油画颜料。除上班负责保安再协助厂里搞一些活动安排与画些应景之作,业余便看外国画册、养草、摄影、钓鱼、骑着车游山玩水,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的他,因内心充实倒也生活得悠然自得。

画了多少年油画,为什么改为画钢笔画呢?

那时,他在同事眼中是另类的。工厂的人收入不高,生活简单,要求也简单,目的也明确,对他既卖不了钱又得不到名,花“冤枉”钱画画不大看好,他只是笑笑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在厂

工会帮忙搞活动筹划时,认识了当时的《岳阳晚报》美编彭端生。彭端生看了他的作品后,特别喜欢,感觉很有功底,清新脱俗,加之看他油画颜料负担不起,便建议他改画钢笔画,这样也可对报刊投些稿。

李雄一听欣然接受,钢笔画比油画方便得多,他一画更不可收拾,二十几年再没有放下,越画越有兴趣。守着单车棚对生活无欲无求的他,除刚认识彭端生时画了几幅发在报纸上,他再没有给任何地方投过稿,也没有给任何协会推荐过的自己作品,就凭着自己的爱好,画遍了岳阳附近的所有地方,画遍了自己记忆深处所有的东西,存下了五、六本几寸厚的作品集。

2010年,一个朋友偶尔发现他的画作后,选了几幅投到《湖南工人报》当即便刊发了,可见其作品的价值。就是这样也没激起他的什么想法,既没想过卖钱,更没想到出名,稿都不投。

无求生活的快乐

狭窄的单车棚值班室,除了一张小床,电视机也没有,李雄就着白炽灯光没事便打开画夹放在膝盖上画画。

打开一本本画册,很是震撼。有立意简洁、意境深远的山水画,有西洋风格、大胆写意的人物画。有的采用粗线条形式,有的采用点画式,根据不同的需要,他采用不同的方式,让画看起来风格各异。有时也会两者结合,形成虚实有度、远近不同、立体生动的画面,巧妙的留白处,透出他的画功与艺术性。

灯光下,那微胖的身材,那随意的衣装,怎么也无法与这些作品对接。

他说:“有时一幅画得这样坐着画一整天时间。”

很多人好奇地问他:“你是因为什么一直坚持画了几十年呢?”

“没想过为什么,就是喜欢,画画让我快乐。”

喜欢两字简单,坚持两字太难。一句平凡的话,诠释了生活的本质。

再贫困的生活,只有精神世界丰盈,便活出色彩。

